敬修堂講錄

敬修堂講儀

先一日設
宣聖先師神位于別室、案陳香燭、併列講座北面、同學列座而行、自南而北、以近講者為尊也、講席前、復設一質疑座、以便問答、
晨刻同人畢集、未揖主簿者、登名及字號里籍、送閱記、
司鐘鼓者、次第三奏、
導講二人、引講者出
詣
先師神位前、

司礼者、賛云敬修堂講者、詣
寘聖先師神位前、一揖、跪、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声鍾鼓者
三、拜興者四、同學詣
神位前、序齒、北面拜興者四、同學分東西、拜見講者、拜興
四、同學交拜四、尊者導講者退、就講位、諸同學各就位、
司礼司鍾鼓及導講者、咸就位、司礼者、出立
神位之下、高声静息、同學咸收視返聽、内炤移時、侍書二
人、坐左右講席、高声誦所擬講
一聖三賢書本文、堂主開講、從者除進茗小食外、負壁而
立、不得溷聽、

午刻講者退食諸同學各就座飯訖從者拂拭洒掃整
座、巽者復引講者出堂、詣
神位前一揖、三上香、再一揖、退、就座、開講如前、講畢、前曾
問難凡鮮得者、即具載講錄、併列姓名、如尚未得解、即
與開豁、侍書乃捲書捧起、巽贊復引講者于
神位前、率同學分班四揖以謝、同學于講者、亦分班四揖
以前、声鐘鼓者三、講者退、

敬修堂詩經講錄

三 頌

頌者、以人聲比於樂之謂也、直陳其事而無比興者、所以將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請問成洛邑謂何、率以祀文王謂何、此章當從此處入、周宅鎬京、四方道里不均、期會不一、洛居天下之中、天子至止以朝、至於列辟來王勿後、清廟即明堂之祀也、祭文王以配帝、是周公意趣之創、既有太廟、不宜一例、

故曰明堂、時武王亦兼用騂牛合享、而獨言文王、稱文
德以嚴人心、正以革天下之渙、爲朝諸侯第一義、與初
載主意同、若曰如文之至德、真不可忘也、重肅雍句、正
是朝諸侯、而助祭多士、從顯相側下、見得助祭和敬如
此刑執事等人、無不濟濟、秉文句統承、還重顯相上、文
德浸深于諸侯、即指肅雍二字、不說文之盛被、而說諸侯
似與文王一德一心、語有妙用、蓋此時爲攝政之七年、
計八百中、或多商裔、興亡在眼、意主固結、說得親切緊
間、對越頂肅雍句、駿奔定頂多士句、亦宜側看、駿字訓
大而疾、大者即一須細、其義頗宏、疾者勿忘厥事、不顯

句是贊詞、當云文德豈不因顯相而益昭、豈不因顯相而益順、末句是裘萼之意、已就點見卜年卜世光業、此非非公之所以聖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此亦明堂配帝之詩、蓋此時未有世室之制、文王在太廟則爲穆、在明堂則專祀、觀首節明是配字、天命不是國命、不顯是通詞、純字却重、與不已正合、次節指後人當仰承意、假字作何字解、溢字不必作恤字解、只云分外加厚方妙、若曰膺文王當日所爲、自我思之、那件可

以有益於今日、可知後儀式型三字、不宜死煞看、只在我用得着、故曰我其收之、駿惠據工句來、大者不狹小之謂、惠者無拂逆之謂、篤字与溢字應、前人既加意於我、後人亦須加意歷、此文德之純於無窮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此章當与前章合看、前論德、此論事、典者、乃冊所遺是也、見得以德而措于事、故能清而緝熙、但從文典看為非、據註於所當二字、從後王作解、須云文德原清而緝熙、吾亦當清明而継續此光明之体、廣文典不是懸遠、重肇禋二字、若不是文典、豈能受命為天子、其能以天子

之礼祀文王、留文典之所致、既能肇禋自然迄今有成

可見躍魚流火、還是小應驗、此則真正禎祥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此章重末節、祭宗廟即是太廟、搖以文王道德深美、可以保屬九有、意實勝ゝ、欲諸侯眷念先德、較開國之君而尤切、想是和獻助祭、歌、此以固辟公之心耳、辟公上加個文字、即是大文德意、也已使想到後世兵爭之故、烈者、舉擬文之有光、錫茲二句、直貫下世ゝ助祭、錫福、

便是無疆、末句言子孫當保此所錫之福、次節雖是賛詞、然按封靡二字、俱已預料列國後世所為、封則浸淩請地者有之、靡則驕奢僭上者有之、故無封靡爲戾度最要、崇字是嘉尚意、戎功要說到咸來助祭、則享王無失、國以肇國、豈不是大勲、前錫福已含蓄此義矣、我子孫克保、則汝子孫繼序而昌大、所不待言也、而末章又恐其或忘、故又直、稱前王武、文王于子臣弟友無不歉此、是八道之最競、不顯句當合前於乎不顯二句講意注於字、此四語的指文王、奚徇前字並稱文武、况後武二字、原無明注、須理會著、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丿作字應接是劉開意、天祚有周、自太王始、故云[illegible]以前此草昧不可言、得太王創闢、遂稱天意、于是文王亦靜埴以聽天命、蓋二王雖嘗遷豊、而不以有爲見于時、注是康處須歸重太王身上、註又字莫泥、請者今周京所通于岐、道路坦平如此、可知闢基實自高山險僻、宜作徂字、徂字只作往字解、于荒後更合、子孫保、不是保此岐山、乃保此太王荒作之意、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

遂

假單厥心肆其靖之

而命自應、此命受之難、而基之亦難、繼体緝熙、成者

武歟、觀鴟鴞之詩、危乎其言之矣、前二節句、似天以完

璧屬二后、既已受之、須當寶持勿失、宜俯下省、警風雷

而知悟、便是不敢康、夙夜者無時或怠、正是實際工夫、

基字於、武王受命已屆晚年、僅六載、故奠定根本、正

在此時、况漂搖者甚、骨肉乖疑、曰余未有室家、可想見

繼序之義矣、宥是德之宏深、密是德之精縝、緝熙二字、若

指文、武光明之業、須竟擴肆靖句、不宜復有揮厥心三

字、可見即指心字、心既光明繼續而不已、便是罪處、沒

句云、今日安享治平、多是立基牢實搖動不得之故、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此宗祀也、配帝以之、右字即如在意、正是配處、全章
重既右句、前節我享、緊照末節我享、日靖之事、我奉天
而身膺之、則此配帝之禮、創行自我、誰可代得、恰像我
與天與文王、就有一体無間意、牛羊略見與郊性不同、
惟天句、如注不敢必明有威在矣、照末節看、儀式型難
云無一不法、但所為典者、原以靖庶賊、非以靖四方、故

性考作牲

須儀者儀之、式者式之、型者型之、有変通在、三字費用
者、不拘一成死法之謂也、日字昭下風夜、已有保字義
在、既字緊対首節其字看、其尚虚擬、既則實然須云法
文典而能靖四方、比雍々事、果與天心合、豈不與天同
来右享嘏字即指四方已靖為福看、末節我字、直行擔
當、正應首節一語、見々文既配天、文即天也、不宜遲觀
而忘天之尊、故但云天之威而不及文王、可見日靖蔵、
猶以褻玩、無所寅畏、文即忘之、天當不許、于時而保于
是觧、保者保此文王與天兩皆右享之意、不過靖四方
于無窮耳、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寔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此、章意在稱〻以泒諸侯、永保右序、宜重首節、周制十
二年巡狩、則武不當〻時、〻字應指後王講、現東遷以
後、天子無所恃以自重、則知此章立意、真有遠見、春秋
係王於天、即此首章義也、其子二字、不是活詁、須云名
曰天子、寔落天以之為子矣、如是凡吾所至、皆當奉天
以行、如下二節是也、寔右二節、總是權歸于天子、絕無
謙讓意、右序于上子字及下后字作三樣看、天之建之

書誤

曰子、歷代帝王傳之曰序、四海君之曰后、實字而先字
但是以天自居、是自任口氣、薄言與他處不同、若曰不
必大用吾威、而所至之國、已莫不如天之臨于其上、衆
登、即九經所云天下畏之〻義也、懷柔二句是況詞、雖
屬於吾實事、然避將畀為諸侯、不為諸神、須云彼國諸
且〻招來奠定、則在〻者可知矣、河嶽為百神之大者、
故又提出言之、總〻云不但天之子、要〻為天下第一之
揄〻外冥得在我僧下、敢不信從、遂接云此昭明之有
周色為有覆、今則光明洞達、更翔易制、絕無擬隱、可以
以言于天下者是既昭明、于是体天之生殺舒肅而行

黙陟序字本上序ゝ我以功德而歴教序於我ゝ即當
沒々之功德而序沒、載戢三句、是武序中最要事、崇沒
於什廿寸任武事、似覩見後世戰國氣象、豫爲防ゝ者。
此詩必雖公河旅、如數在數百年前、ゝ亦一奇也、擬之
以征誅得天下、是以武、教、故特以此矯之、求非他求、即
從古位中顛倒之、亦武序中之事、干戈弓矢爲凶器、德
以懿称、是絕無平康、所以爲美、与上兩句一意、肆即肆
諸市朝之肆、使各國皆耳而目之、以爲準的、終完講武
序事、不說天下如此而可保、乃云我能以此法永保天
所以予我之意、總是乾綱在手、不到奇落意、不然、先王

二字、文氣便不洽、合前兩先王、又確宜如此講、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
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
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此等文字斷無深解、与前姬公諸手筆不同、競即敬勝
解、烈指功業、繼世克己是曰顯、上帝句接承、註亦字可
句底、自彼二句作於孝前業也、須有克肇無缺之意、許
　緣可見不是靠前人耕濯為声灵、果能細細彰
察其實而切、無缺調、樂而祖德不洽、便不和、發以寶之
缺以勵之、磬以辨之、管以合之、和無諧樸、集無掛漏、神

既享我自然獲福，则到大〻與稷〻多更進，声音所以通徹，從儀所以着顯，皆我所以上格于三王者，歌絶〻八〻說〻，〻王之祭，不是另有三王之廟，總是七女中之三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〻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第二語直曰配天，所謂賦其實也，文字已照到陳常句，要常顯著，正是文處，天欲養民，又要教民，成功文章齊此，配天者豈止粒食已哉，要見五穀之藝，自神農始，不始于稷〻者官也，時以洪水九年之後，地多傾圮，高下

大判、其土宜不任所種、而民方況溺、力不耕耘、失種
棄地、廢時落業、九州皆然、現此疆尓界句、可見、立字不
必泥注粒字、烝字訓衆、正與無彼此合、極字該後四語
看、既免飢渴、復能踐履、才與天地並立、故立字不止于
養、而始孫々之至極、月令麦為首種、故此章与下章皆
止云来牟、不及他種、〻我句明是給種、高䕺下斟酌分
擇、全在農官、[illegible]而尤原詞、若曰此係上帝命以編養
、詳、玩、于文與烝字合、所重在無一夫不得粒食、粒
于下句之義、懷疑疑此曰不宜妄了教稼、須云無役此
皆可收養、則司徒所職、従亡處々可施、明是君臣父子

之常道稷實爲之　德之極、豈不文哉、

嗟々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々保介維莫

之　亦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々昭上帝迄

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此章戒農官、使受成　俾令保介命衆人勤所事、以無

負以帝康非之賜、戒者只戒臣工、所戒臣工、只要來受

成法、其展訟命衆、就是保介事、非臣工職也、不曰農官

而曰臣工、見得農官是司農亦即卿之列、如唐虞時稷

爲五臣之一、原非卑職、農官所職、但小民私事、合天下

之私而成公事、亦即爾之公事、捨此不敢、便是失職、敬

且慢作是

在何處、下二句是也、成法者何、后稷樹藝之教、固是祖傳、照下節看、毋失天時、毋乖地宜、毋偏廢人力、毋間缺農具、想此勸農、必有條款、故須考問是否、領受是否、此處有慶、惕不敢怠慢意、下節戒農官、而兼言保介、不是兩而並行、乃是并勵諸副、使農官得奉行、故最乃公事也、保介如鄉遂之司稼、縣鄙之田畯、田正等、維暮該三時、是、毋失天時、所又包見得無他營幹、只此一事、須當細計、言如何句是無乖地宜、田二三歲後、則與常等同、課敎加如何、是耕酌半種、須與和種有異、若云菑田不自加墾者、若溝洫之田用貢法、則全屬私田舉新畬

以概其餘也、於皇　句、承上將受與迮字緊對、暮春農
事伊始、便思受上帝之命明、而不道此上帝既要以康
年歲熟也、迮字作便易迅速解、于是眾人皆命、不令勤惰
不均、周用助云、介力壽稍或懈事、則又以眾故、反致失
業、故處字有解、所為偏廢人力是也、錢鎛與銍、為耕
穫之具、與之以概其餘、所為毋偶缺農具是也、保介之
急、是是即農官之不敢勉之勉之、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
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噫嘻章本解註云三十里萬夫之地、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

夫爲界、又云川內之田方三十三里有奇、夫戢以萬夫爲界、前無明文、川內豈能額定三十餘里、鄉遂等官、豈專主川內一、方者、未免互妨、當活看、総之溝洫用貢法是實、章內迸稱成王、曾以明命格汝衆庶、見是祖制、非屬創開、亦私處須云行助法爲公田者、自不必講、只溝洫行貢法之私田、亦亦發無剩剩、發字不必強作耕字、說不明有一耕字、然說三十里、皆發動舉事、駿事從終字見、二十皆竟服識大矣、亦字正指公田、已了此私田、亦復如是、不然此亦字無從着落、十千者、概舉之、見爲人無不爲耦、総之無[illegible]惛者、正是率時農夫中要件

業耳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illegible]

解

此詩專以無嫌疑而永遠誠服、意全規勉、首節是助祭
禁亟無德事、客作人羨、客字指進退周折、註潔白二字
亦屹兒、斯容對振字、尤見二王之後、助祭時濟將在事
之際、正與鷺之一高振擧相像、次節勝國之後、譽際不
形、在彼國者爲客之民、然即我之民也、不以遵行彼之
礼樂而稍有介意、在此々字、指廟中言、與我之同異雖
諸侯、共有事于祭事、不以其衣冠制度稍異、使有外之々
意也、是客之一德一心所在、下擧字指此二語、因勉之

曰、其夙夜黽勉以克終于、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

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声肅雝和鳴先祖是

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傳爲奉解

豐年二字截、斷講、若曰此誠大有之年矣爲叅句是証

據、荷有二字應豐年以、見得歲歲豐年、今亦有之、爲酒

一句、是報賽是事、即以神所既享神、蓋不以外攻之具

當作款

濟於天祖目國我、烝畀二字如註、祖字不敢云后稷、原無

指名、即鄉黨萊美戚奈註云、奈先代始爲飲食之神者

是也、大率概指先農、註別先農于田祖未協、方社于田祖、

亦不可加以姚字、俗云田公田母、正合此解、百礼皆開説、見詩簠手之入、吉凶諸事、都可辨得、農家凡事合兼収穫、則神之降福、豈不感偷、若百礼粘在粮賽工、事已怠于丞畀以予口氣、不便複祇、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旧重先祖是聽、然我客永觀、始能合祖、總與始作樂義合、首節胡然有瞽在周之庭、與下客字照見、非客所習見、明是特創、次節皆是始作、樂器非旧、則所以懸樂者、亦有時制、鼓為樂之大者、而懸鼓為周制之所特重、故

祺出言之、虡以覆楹、々以輔業、々是横板、崇牙之綵色
畫、于懸處、而又樹五色之羽以美觀、揵為下懸鼓而設、
懸鼓之外、有應有田、是附見、又鞉以節樂、磬以收樂、祝
以起樂、圉以止樂、所包者廣、故既備、而簫管者諸音、以
之倡、氣無不准于十二律、而備字、是足而又足之義、哩
哩以始作而声自大、[illegible]以声言、肅以容言、合肅雝而始
為和、而始為入、止、立揚厲閑之功德、先祖寧不俯與決
洽、於祭、亦免有興亡之感者、客不心服、先祖尚或芥帶、
成為樂之成、客助發無不終事之理、永觀若其心樂與
有成、則先祖之听更合、

周頌

有來雝〻至止肅〻相維辟公天子穆〻。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此季冬季春兩次薦魚之樂歌也、冬當魚、凡魚皆薦、春正薦鮪、是時獻、不是〻祭、潛字不是現成深字解、乃吾積柴以護之、使得深藏之謂、原為賓發而設、漁師始漁、由天子現术魚是偶然事、是禮中一件正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〻和鈴央〻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享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全詩無徵意、以之爲徵、相諂之謀也、以武而祀文、搖著既有天下後、得以會諸侯而助祭、爲克昌實事、可見先人格天、故厥後享此多福、二綏字妙、惟恐服事之心、未必附像、故再云安我、使我心無掛礙、首節頗有張大意、在道則和、在廟則肅、分遠近、下二句見得尊廟之禮、自我詞、初則無辟公之[illegible]相也、未嘗天子而主祀也、今特行此禮、而穆々、深遠之意、漸通乎神、已始末節右字、次節廣壯於太牢、未爲天子時、不敢以此爲敬、可以祭祀中第一事、故特言肆、字訓々陳字、然頗有周徧意、見目祀時無不著、假字深巍、爲天子父、享此祀禮、豈不光大享

考何俗

我之死、即是安我之心、見得不以甲子為嫌也、第一節乃云、我之行此太死、不奠我能自致、［句有誤］自即文王昌於皇哲如注、文武即從、附衆感歎說、人即人道、后即君德厥字是大概淡定意、本文無人字、蓋安一時、至于天心亦委婉而歸之、及字ニ取也、今日昌大氣象、總是文德所既［句有誤］用文明、所謂諱文不諱也、諱名而不廢文也、此時武已九十有餘、望于眉壽者切、紫祉謂天下和定、所籍于然讀者正多、而烈考右我、併及文母、綜見觀切一体、一室無間、裕情人子嘗把娘來以快父意、大率如此、語真篤摯、

有客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々有客信々言受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凡助祭皆朝会中原事、以朝会為主、載在三頌者、大率関乎宗廟、故亦々、而辟王承之、又是朝後大礼、見字正是叅朝、此時三監属絶、微子嗣封、又是一番氣象、故厥章不僅々武王時旧方策也、當有申飭成文在、龍旂三句如註、繼首有鈴、亦貫和協、上國輝光、見威儀大着、猶復如昔、此節絶無痛意、次節是旧例、據註除太祖外、左昭右穆、是建太王々季文王莫、武宜属穆、即以文武莫、

文亦為昭、要知周尚右、當從右穆說起、列左于右前、是
是不協、孝是心、享是外、不聞諸侯而工、是率見者以之
莫誤讀、三以字貫接、眉壽三句直下、介眉壽以保此極
大之多祐、明是辟公之綏我多福、使我續光明之業、即
是永保意、嘏字與上祐字福字一義、純則全美無間純
意、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ゝ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
遏劉耆定爾功

此微子初封、來見祖廟、不與振鷺泛ゝ助祭者同、右爵
人必于廟、故來見廟、此去為諸侯之始、故致惓ゝ之意、

同前

首節二有字是創見意、白馬得從勝國所尚之色、即含後深威義、致順從教琢來、其旅如是、為客者可知、就國有定時、故云信國、留之而不得、繫馬留此馬以不忘勝國之威儀也、留與追俱託言、非謂真字、綏者是安其心、恐彼以興亡之係念、故左之右之無方也、深字是不好字面、大略云過分的、壽歲獨異列辟、得守先生禮樂、亦屬饗修意思、註云用天子禮樂來命、勝國之後、所尚色數所用禮度、是彼本朝故也、至于為彼天子所用者、彼以寧之云耳、福字若解作我與之以福、與廟見還了、見饋此深威、敦吾祖優待吾客、即是吾祖降之福、美訓平、實傳

平常、不甚打緊、與註更合、

同前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周樂為武、此其舞歌之首章、所為象武王之功也、武字從止從戈、制字之始、原在止戈、必原文王、猶載主之意也、見非有私天下意、於皇皇字、從烈處見、首二句是作正面、下五句是推解前二句口氣、玩著字自見、明是武字、倒與文字合、允文緊對下劉字、婦傷孔邇、真正不殺、殺便是文、文以此閑之、武敢不受、受字中有變通在、殺好

殺、我用武以勝之、勝殷而殺止矣、是止殷之殺、不是初尚殺、勝殷而後止也、功字應裂字、尒最字作如此解、應皇字、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免喪而朝于廟、然後坐朝、禮也、廟即太廟、說武王定文王、必保姬公作作、首節免喪後、語氣悽惻、武殘稱未幾輒有負扆之舉、時嫌疑起于骨肉、漸生擬議、所謂家之不造也、在疚正之喪中、於予二句、即是末節思字、不

閔予

思豈[illegible]皇考之孝、永世不是終身、指武王未受命而成
達孝講、克孝又即下念之切處見之、念字非空々想像
前輩儀型、日靖風夜、畏威皆此意也、庭非廟庭、若親見
于臨民之處、夙夜字本宗祀章夙夜字來、敬字也不是
空々慄惕、須合到造家方切、末節說皇王、見存之所自
來、朝後便親政、正是繼序、思即上皇考念字、皇考念于
前、予小子敢不思于後、不忘總指造家言、夙夜以之、便
是不忘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々在上陟降厥士
日監在玆○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

思

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首句貫一節、下句。有訪字在其中、落訓始、非和即佐、
是廟見後涖政之始也、總要承循昭考以保明其身、註
道字是強入、妙在不露道字、繞與上章思字合、和覺遠
而不能及、繼又即之而不易覩、未艾是未半、判渙是未
合、總是難承意、多難未堪、宜深一層看、要見與太平時
率循不同、始信前空。卻合、無處下手、不如從上下庭
陟降于家者、實地探尋、從此紹之、治內治外、便與此身
關切、上下陟降、還屬皇考之神看、因神而想見其身、而
所宜率者已見、此日 親政、正以身承當家國之日也、休

字即指在庭在家有徵驗處便是休美保是貞安明是濬哲、全伏群工于紹處細丶開示、終于皇考繼体之身、有所裨益、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敬之章

此章一呼一應、另有作詩一体、但工節還是頂上延訪来、約略其意而設為警戒、不必累述其敬字全章無脈、（有誤）天道顯赫、不可玩忽、正是宜敬處、命之不易、見得受命难、保命更难、無曰句是戒詞、陟降二句、雖是顯字、（解）然正教他如此以致敬、註常若二字妙、正是心工覺得他陟

降鑒茲、不宜呆說天或賜之終是、不聽指質言、質不足以敬、故須學、日月皆天之所以為光明也、天之顯處在此、吾于此就將、便有瞻天而黽勉不怠意、進日而月、便是緝熙、即是光明、但熙字從進德處言、光明從學之完徹處言、天命在躬、仔肩匪細、既常警戒、還籍扶持、有進一層意、顯字應前顯字、天道昭格、凡有一毫曖昧、使与天不合、便不是光明、便不是熙、便不是敬、

載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偶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

其傑。厭々其苗糅々其應。載穫濟々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馨其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予其懲章

註雖云、詩落、然本文只是悔悟防慎、到末二句、言外露求助意、只重首句、是直説、註何兩二字与其字不合、勿泥、若曰予從此懲前日之誤、而慎防後日之患、莫字貫四句、正字懲毖意、不可仍前輕使粒信、不好顯言、故託喻、与比体不同、玩四語不帷武庚、專以託三監爲誤、此詩亦必周公所作、雖大義滅親、而此中有十分难過処、故借詩落之詩、自引信任之誤、託王言而使天下諒之、

載芟章

攏註末堪句作幼冲、末句作禍患、既云多難、已明是嘗祭之趣了、蓼字須以王室危而復安、天心正在難測、人情不免生疑、所為苦在心頭、無處說得、集字又處處可憑、事事宜防、正与前發字相應綜合、

叟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古續之人

報賽意于秋節見、首二節略舉耕耘、第三節言備耕事、

此是敘何
者人自問
照但此等

而本及播穀、第六節備言耘事、而再及積穫、然後農事
始竟、迺爲三句合下節是因穫而得行奉先享賓養老
三大事、末節見得年例不可不報、正是章旨、笺称是耘
以前事、勿、恀、作、耘、字、解、澤〻、略言土非初闢、千耦節、略
言人無留力、于是暢言耘事、由人力併齊、人心協豫、自
而伯而亞而旅、如註解、彊即有餘力而做工者、以別合
畔而互爲工者、人多則饁時有声、思媚勿泥註、媚者、農
既在田室中。諸事全賴饁婦爲之。故辭氣和順。依者、饁
婦感受夫命。始料室中。故各相依而不去。播穀〻生、俱
如註、是附見、又暢言耘事、厭〻即上節厭字、無不氣之、

謂之厭厭、此時苗本已長、易于蹂畧、所以責其詳密、穫
穫積如註、亦附見、此祖妣字、此前豐年章不同、前是田
祖、此是宗廟、百礼推開、如下節賓饋老皆在其中、此類
賽事、卿大夫以下有田祿者所為、非編民歲事、玩邦家
耆老可見、有且與下句皆指豐年○註、畢、說、稼穡、未合○前
豐年章、亦有二字、正暗合、振古句、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
其俅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解俱如注、但不必章列耕耘、自耕而播、而耨、而耘、而茂
而穫而積、而藏、而享、一遞下、此祭方社田祖、以土神故

良耜章

用黄牛從其色也、末句即前章根古意、本年例來、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

王之造載用是嗣實維爾公允師

絲衣章

此士助祭于王、獻酬交錯之詩也、從主祭者而言、大率以烈文獻辟公、以絲衣獻士、現詩柄此亦二字可知、对烈文並看、重兕觥三句、以上序其戴事循礼如此、既然酒而能敬、正是致福之由、首二句以衣冠別其為士、時多士劬勞、只見服此衣冠者、絲訓潔、俅訓恭順、不過因其執事而形容之、主祭當在基、未祭而省器、壺濯籩豆在門堂、故曰降、次省牲、在門外、故曰反、告充以省鬴

昌幕、註無反告二字、則當如省畧一樣看、方祭而獻酒、咒鼢是正面事、末二句與首二句不同、前是形容、此是贊美、不是在声上見、不教在容上見、揔是威儀能敬、神自錫福與他、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illegible]

註云內則十三舞勺、即此勺也、是舞時之歌、或云酌其時之可否、故曰勺、二時字重、正與天道為屈伸、凡商周事、皆不為于不可成、揔是知幾、不然與悖逆無二、首句是冐、下三句鑠字還屬先大看、與下照字令、不是註初

有極盛之師而不用口氣、下須云何以見其鍊、時晦則養、而時然便能用、所以為充大、宜側看、妙在能屈而後能伸也、不是能屈能伸相對的話、細玩首句自見、遵養旧云退守臣節大非、現兵諫非贼舉可知、蓋有奉天伐罪之任、妙在能忍、遵是循時、養是養我之兵力、晦者所以然也、不是晦到底說話、然上加个純字妙、是天道人事、全然大光、無一毫疑險、是以一用大介而事成、纔見得於鑠、蹻々於鑠字應、龍訓寵、似有私幸意、正以起末句公字、公者公事也、不止到一事字、見得時行時止、乃是造化無私妙用、與天下共之、為之至公、我寵而受此、

豈敢以私事、亦惟師吾武以天下為公、許多應時的作用做法、終見與閨闥于我無與、總是法天、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教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綏萬邦章

此亦祭武王之詩、先儒下武字、見得用武所以安民屢字與匪懈應、豐年之屢、正見天命之匪懈、註然字未安、桓桓四句、是武王保天命保功臣以定國、定國而云定家者、此時家難方平、賴四方分封已定、洛邑生变、不足為累、正見萬邦綏寧之益、保字是無走狗良弓之嘆、善全功臣、分封四句是武及身事、克定是武身後事、周勞

云此安民定國之意果能昭答于匪懈之天間字是閒
隙之義、皇訓君字、君天下于遇接處、正見匪懈、雖在政
萃、天命原無彼此、間而未嘗有間也、武直頌克定來、作
後日風雨漂搖看、便實是閒、從是武王保有妙處、愈見
匪懈、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文王既勤止章

大封功臣、是武王事、二我字明指武王、而詩稱云頌文
武之功、則此詩似作于成王以後者、要見揔頌文武、即
述武王分封大意、以見文德之不可忘、總合勤字、于功

上見、註得字不合、文之時非周之時、既已修和輯寧、還是勤于商、而緒日開、則業自大、武不得不當之、受即受此土地、神明無可思、從勤而得之、則有可思、故曰繹思、天下安定、綿究滿得一勤字、然又當思勤者在商、而出以應受者之命、則已屬周、此處不可玩忽、前繹思是原於地人民之所自來、此繹思當叩乂以舊邦而作新命、其所以然之故、各宜体認、言外有勉勵意、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

馬在駉之野詩言駉者有驈有駱有驪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駉之野詩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於皇時周章

此与前時邁章一意、前兩有周此、兩時周揔見新命非復旧邦氣象、首句皇字作君字未安、註美字不如大字解為正、首句與末句應、揔是喚醒人心、各宜遵守意、陟高山即係墮哉喬、正是祭告而柴望主一之方岳言、猶河、是周四岳、不望河、与前時邁及河句稍異、大祭告者、朝会之大端、亦朝会之始事、故又補出聚諸侯于方岳之下、全式是虔禋黙陟、此對字乃是答字解、凡修五礼、

辑五瑞協時日同律度宣布新朝政令、所以答其仰望、而又叮嘱之曰、此時周之命、不要看做故事、三个時字一意、挨説此日當权的便是有周、寔時々字、亦云此日対彩、与旧賚不同、見非時则与処将義大乖、般与賚与酌皆本文所無、或取即樂之名、以樂起名、不以詩起名也、

有駜有駜々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々振々鷺々于下鼓咽々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々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々鷺々于飛鼓咽々醉言帰于胥樂兮○有駜有駜々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歳其

駉篤年

有君子有穀貽子孫于胥樂兮

註言僖公牧馬之盛、作者之意便深、還是借馬以徵其國之富強、總與思字合、非獨言馬也、古人問富、舉馬以對、分封列國、將稱千乘、以地作則封疆之大小以判、乘以軍用武、則師旅之衆寡以彰、況魯患在積弱、至僖公而振、觀東遷之後、盛稱宣王之中興者、于六月則云戎車既飭比物四驪、于采芑則云四騏翼翼、戎車嘽嘽、于東攻則云四牡龐龐、四牡奕奕、于吉日則云田車既好既差我馬、㨾是借車以形容其盛、非真為車馬作解也、思字是公之立心經理治安、原非諭力深有誤其思便到尊處

亦復尓ゝ、每章末句、思馬不宜實看、玩斯字自見、時解
增出蕃牧有方、是僖公一典牧之官了、夢極夢極、可見
經綸起于靡鮮、而國之富强、徹於其馬、此時列國大都
尚材武、逞議論、求諸心學者少、故以頌美僖公、猶以地
言、斯以時言、無斁是不急、無邪是不解、諸如註、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声
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
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
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

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々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々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濟々多士克廣德心桓々于征狄彼東南烝々皇々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有駜章

此是魯公燕飲而群臣稱頌之詞、首二句以筆法相疊起興、想是就燕諸臣、乘駜而往、偶舉之、非有所取義也、明々訓辨治、時在燕飲、易于疏忽、不迷不亂、是章中喫

聚處、見燕飲非過湎無度之舉、而鷺字、上是羽、下是如鷺、鼓非舞後另舉、鼓其舞也、下舞字、指飲者言、以礼節樂、非徒以酒、所以可樂、次節飲酒、正言君臣行燕飲之礼、原非無名之鼓、醉言歸、是必醉而後歸、非宴指歸也、載燕与飲酒同、國家所重、只此有年善後二事、故以致頌、三節末節以二字為樂、

閟宮有侐實〻枚〻赫〻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

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
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
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
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
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
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
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
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

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与試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

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

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鳬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

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

純嘏眉壽保魯居常与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

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壽祉黃髮兒齒○徂來之

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

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illegible]泮水章全章當以既作泮宮淮夷攸[illegible]為主、詩書禮樂、魯國所

嘉尚、時泮水之礼義廢、適泮者不讀作詩者見僖公能復脩典、遂以文德脩而遠人服、誇爲盛事、通章全是裕折衝于樽俎意、三章飲酒句以前是飲泮宮実事、下始露出頌禱意、覗允文允武一語、正是本道德而該兵戎、蓋學中要緊關鍵、思樂二句、上句是賦、下句是起興、魯侯四句、總是創見意、筏々嶬々、分听靚、耳目一新光景、魯是公爵、前稱侯、是大概之辭、戾至定有講學行礼等事、不是但来飲酒、無小二句、人心悦從、就還說國內親炙如此、聞風可知、始下淮夷說終始、二節蹻々、不是但言馬之盛、即馬而見威儀之動、數蓋學爲創見事、此風

声大著、可以及遠、正射著淮夷、載色二句、却是柔遠根
茵、古立教以皆来為要義、色笑是也、匪怒二字、非于色
笑有別、作者之意、正說我公全不尚氣質、而棲以伊教
二字、若曰只是誘掖為主、以比布為昭々之音、豈不遠
人感服、三節飲酒字、須帶曠典、復而遵行燕飲之礼、詩
柄中重洋字、不重飲酒故也、永錫句、是飲酒當套語、不
算須稱、此以後終是頌禱、長道崇講學来、長字对屈字
看、道長故能不滅而屈人、屈字從折服義、雖不指淮夷、
而所該者遠、四節樗々從在學折心于長道、絶無浮露、
総、是深遠之解、欲明二句測下、以敬而明其德、明以敬

而著于威儀、民則双項允文、正只講學事、而允武便已該得前群醜屈服、可以想得武字、烈祖一字造命、一是開封、原不由韜鈐起家、故允文而該武、便見孝處、伊祐正指外患不作、已即含下服淮夷意、五節明明二句、緊對前穆穆二句、前在學時主于敬、故重深遠、此則作現成解、不主于敬、見得此穆者時已光昭無外、果然光明以啟下句、作字指萬修看、詩人之意專在此二語、此後多是形容、与頌禱補副、形容是為旌學後而頌其有此、訊馘聞殺獲二義、受成、受成命也、釋奠是和奠而釋之以舉其事、因有首從、及通勒干連等事、故須淑問、濟

濟節多士即指從公于邁之掌兵事者、以學中受教言、
故略虎臣等名、而稱多士、德心根四章德字來、公既敬
明其德、多士須張大其德而使之遠暨、于征是有兵名
而止于狄、不必遠之而已、東南二字、域外之稱、據狄字
本義付之化外而已、軍威軍律軍情、是形容于征時事、
烝是衆、皇是大、德之日盛、不吳是鎮靜、不揚是避重、話
是治獄之官、不告是不爭功、[illegible]在泮与上節兩在泮應、
献功包上因馘、正指狄東南為大功也、至此已完淮夷
攸服一語、角弓節又申言淮夷久之無變志、首四句是
事、平而兵力尚尔有餘、是不任[illegible]黷意、若曰弓矢豈不

究倘東徒豈不精勤、而既已、究之、不能藉手、此四語中
可想出前匪怒二字来、孔淑到甚善、明是格心、不逆是
不抗顏行、即前屈服字義、而式固二語、又深一層看、見
得道義字猛、可以不拔、仁者是敵（有侯）功在德、然則謀猷當
豈不是審固、須粘在學面上講結合、卒獲者到底獲其
心、不是以怒而猛制之也、末節是形容不逆的實事、集
于泮林、取與敢妙、明是淮夷反惻以泮宮而来歸化也、
懷我好音、影孔淑字、音字与前其音昭、字（音）相應、揔以
声盛、以声應、重一懷字、覺悟前非、便是孔淑、献琛是
現成字樣、下元龜等揔是琛、不是既献琛、而又献此三

者、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湯孫穆穆厥声。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那一章

首節廟和成曰新廟、加以美詞称閟宮、見深閟為神灵所都意、是現成話、有侐是言致敬、所以清淨、寔以下之基言、故、以工之結構言、追原后稷所自生、不但立廟之由、是言賜天子礼樂之切、次周廟及郊、推到后稷不

是從〻、從此置土田附庸〻爲僖公所以有來歷敘傳詳盡、上帝是依句、正是配天緣故、降之百福、是天錫之以嘉種、播後看起來、就是福了、故曰百福、奄有下國從降福來、言福之以國、是封于邰、下奄有句、從俾民來、言五穀傚于下土、五有字一條看、莫錯、次節剪商是論其緒可以無商、不是有此心、届到極、是商命至此而盡、上帝句又應是做、若曰自后稷時、天已相依、至此時有何疑二、王曰句見得多有功、而獨叔父勳更大、三節封魯之寔、周公之孫、見嫡孫承祀、不與下句對、龍旂二句、指庙祭威儀、不必兼郊、以本章重庙祭故也、春秋二句、正

是廟祭勿怠勿乘、是宴事、此處當插云開國始于后稷、而蒙特賜廟与郊、並以天子礼樂、則后稷配天之礼、爲魯之異于列國者、不可不提、享饗義同、而書法異、上享字是進獻、下饗字是来享、功德相配、故曰宜、降福句即下天錫一句事、玩末二句亦其二字、則知廟与郊當側看、因郊而知廟之獲福、亦必如是、語氣綿合、秋而四節、所云福女者是也、曰壯、時解謂不以臣礼待公、未合、還是依註不敢二字、所以別嫌、將々是擺列嚴正、毛炰句是三味、籩豆句是三器、以上是三礼、舞句以是樂、萬爲樂名、錢洋廣、故曰萬、熾昌是河、壽臧是壽、時魯不無削弱、

故以保國之久亦致傾擾君祝三卿留壽君臣等於朋
友正見心膂契密如剛句還是擧國之勢不必定從壽
而工解公車節又以武公禱之合下二節俱是開疆拓
敵保國復地等意魯方積弱所要在兵戎故云矛與弓
載于車者朱英句又是飾矛約弓之具千乘其徒該七
萬有奇言三萬不盡用也朱綅所以綴貝于冑者增增
是三萬或不足則或以次第增益故復擧之戎狄在西
北荊舒在東南見威震域外下從是福壽略蒙上取來
見得武功如此而祖之（有誤）福福有後如此重疊不已泰山
節三句是原有者時淮夷久爲魯害故將大東海邦側

下、來同、勿把三字並對、荒是和聞同、是齊至、乘是累敘、從是來歸、而以末句總收、末已也、保有節、亦即此節意總同淮而並及徐宅海邦蠻貊南夷、末句文氣似遠人惟魯侯是順、一說、魯侯心安、則獲福更大、天錫節伯以天字之故、遂云交際獲福、撥全章文氣似不宜顛倒、如此、當云右祭夲后稷功德來、則右祭之獲福亦自配天來、皇祖之福我、即天之錫我純嘏也、復字蒙保魯來、常許還而後復、謂之保邦國是蒙魯三句來、內助于家和衷于國、總所以保國、戴分看、既多是七句總收、正是純嘏處、而末句又復叮嚀者、讀之見閟公、八歲被殺、故

禱壽更甚于福、斷是于產地、度是于工所、尋是長料尺是短材、擧松桷而全体修、擧路寢而全廟該、新廟提收、奚斯是公子、亦即周公莊公遺体、他日主祀者、為之監作、自然精神數通、料理拜慎、与諸臣不同、末句最要、魯之得國、由于粒民、即今廟享、亦能協衆、搃叠民起見、是若于魯侯是若遥應、可見君民皆協、神之應之、寧不福汝、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

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来假来享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猗那章

以末節為主、蓋人尚声首二句該通章那是指声之多洋洋盈耳之謂、不止楽器說鞉鼓楽所由成、分挙以見其倫、下是未祭而楽盛、三関而後迎牲是也、衎我、是我要去衎也、是未然事、次節方祭而楽盛、斁字貫一節說、正是穆穆厥声處、思是齋時事、成是祭時事、所為思之而成其人者是也、安我是慰我、正是神明来格、安註云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似綏字与格字合了、悉属未安、和者音叶、平者諸律均、以嘒嘒之楽而依堂上之玉磬、

終是和平、於赫句妙、所提湯孫、見一條同氣、不是隔屬、故淵々嘒々、總之爲穆々、就含後嘏格意、三章爲祭畢而樂盛、鏞鼓萬舞、係九獻之後事、自古節指前朝大例、溫恭二句、時與題分、無一時一事不敬、末節湯孫、總前而湯孫、應自古而句、傳自先朝、猶屬規制之迹、本于一氣、妙于精神之通、神豈不欲、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々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方。四海來假來假祁々景員

嗟〻烈祖章

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詩柄与那同、但前只重声樂、此章原烈祖之功德、施于無窮、故能天人合効而致福多、首節烈字中已含得天得人意、其福後人々秩然有次第、將以垂久不替到尔、此着一氣說、可見以一体之故、写通無二、故次節志物俱盡、卜其綏我、祭時儀美熟而薦、然以酒而主、美次之、賚我々薦酒与以美俱有之、不是原屬載酤說、賚与前綏字略異、綏者安之以心、賚者儀之以像、戒平指美之宿戒而味和、鬷假二句總承酒与美、無言是靜嘿、無爭是柔順、三節得人得天、本烈是字來、不寫是烈祖之秩祜、々得有

此約敕三句、是詩處助祭、其得人、戒受三句、是之年礼備、是得天來假二句揔承、末句無疆、即應首節無疆、見得天人交会、總是烈處、故能無疆、末節与前章稍異、以申錫于我者、而欲我以受申錫之人、而先將、俱由一氣關通、自應來格、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

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天命玄鳥章

此祭祀宗廟、只重湯與武丁看、生商者、追原得國之始、非并祭契也、舊說以聞于契、成于湯、中興與武丁三年未命、觀生商不曰生契、可見一帝命、二受命、區明指二王、未嘗及契也、正域二字命、天下則人心繫于一成、〻則土

字周于四記、以下方命句屬正字、指人心、奄有屬域
字、指土字、受命不殆一結、是武湯事、龍旂二句指人心、
邦畿一節指土字、四海二句足言人心、景員句足言土
字、而咸宜句、搃應不殆句、是武丁事、首節天命二字貫
下命字、芒〻非大、以基天命為大、次節厥后指武湯、方
命四方受命也、以其有于我、故曰九有、先后二字、以古
帝所命、又对孫子而追稱之、不殆是受命之固、武丁句、
在字妙、不殆之命、全已屬之、註猶賴二字未合、既已屬
之、則人心土字、稍不如前、是不宜于武湯矣、直貫咸宜
句、武丁者、謚也、武王者、以祖稱武湯、引祖號自居、全是

民ヽ即德之、逆字既字有述化意、烈ヽ亦是軌德与極撥相類、海外聞風、有截不是實事、帝自立子時、已自眷商、雖夏德未衰、而未嘗有拂逆意、至運數適合、一則必亡、一則必興、正在湯之時、而湯之生不後、日升者与天合德、日主陽、敬是惕、与上極撥合、生不遲而格天之德遲ヽ、是無意于受命、祇字即上敬字、上敬字是自寧修、下祇字是敬天寬畏而無所冀望、而帝命云ヽ、式割法、仍是率履示民意、祖德合下二節、正是式圍寶事、小球節是敷政、小共節是奉勇、天休天寵、總由上帝是祇來、還未說到伐商伐夏、只言大小之國皆來、贄見貢、[illegible]戴、

旆節終是夏、受球非合瑞以劃不遇勳見怨後　長汎
不屬旗綴之、以言各國來繫屬也、何天句、不是珠天之
福湯、是湯之但荷天休而能數政、下即天寵亦〻、貫錯
周直接不競三句、不競句是緩急得宜、不剛句是剛柔
相濟、優〻合接百祿句、終是天之福湯、遒道有聚大小為
一之義、五節駿是馬、龐厖是大、取合國承載意、天既寵我、
敢不荷之而奏吾勇、不震句層大變而不疑、戁竦恐、不
戁論大事而不懼、總有統大小莫二之義、大小之國既
歸、然後珠累以安民、有虔本聖敬來、載旆秉鉞時、仍是
日躋之德、從敢層行師、終稱無敵、故曰莫曷、〻註誰何

順當、不斥言桀、以荒字概之、爲湯諱也、其遂句、但説他
不能禦、語亦含、亦見君仁人不殺之義、末二句見不急
進兵、待其悔悟、故先之韋顧与昆吾、按放桀事、可知無
交兵対壘、末世光景、末節因大禘以阿衡配、故及之、中葉
指商言、湯未受天命時、震業不是中衰、乃桀行暴虐、虐
身及、不勉危懼、允也句是天深信湯、不是夏臣、確是天
以此与一良佐、阿是倚、衡是平、官名、湯以之爲平也、際
字与前湯降〻字、生商生字、皆由天命来、寔左大々從
降字一氣貫下、商王二字、遂應爲字、初曰生商、今曰商
王矣、儼然与禹稱二王云、

此章重商邑四句、為四方所取正、則遠人歸而大旨伏、服、在其中、可以無負天命也、首章伐楚、次章誓楚三章諸侯畏服、四章凜于歲事而獲天命、五章方畏…、吾声矣而帰于正、通六章特廟以安神、作詩者以高宗功与湯敵、時應親盡、特立百世不遷之廟以祀之、而首章國稱其伐楚之功、首句鼓到声灵二句、不但伐楚是武、諸侯畏服也是武、第二句乃說說叉兵机貴速、故曰撻、不說何人之武、概曰殷武、撻是本朝慰、便有与湯同武意、罙訓冒、是探險不惧意、裒荊句、即是第二節事、繫其衆而聚之也、截字对阻字看、既聚後、此所無險、而截然

蕩平、湯閑創于前、高宗中興于後、是纘武而有此緒、次節述衰旅時警戒之詞、居國句不是說遠、是說近、有賴他為屏障意、昔有五句、正見湯初如此、湯孫亦然、是形上節湯孫二字、不然只說高宗之緒、已了正解、專是戒貢、王是時見、而莫敢、及下節勿予口氣、都是為五節声灵二字作地步、曰商、雖是代氐羌輸服之詞、却是作着、察一常字、已該殷武祖孫一体、應三節天命二字、与四節天命、及命于下國命字、二意、総是為民而命々、列辟、故歳事懔及稼穡、惟恐獲罪、想此時殷道衰々、也各國瞻望有之[illegible]、自禹定九州、冀辟設国都于中。

羌外國當各有其王定制、故帶禹來明說九州

國也、歲事是述職、和或曠廢、因楚威而復舉之、

稼穡句來、設辟只為養民、則天命無從降監、下、

聽者是、諸侯為下民而恐獲罪于我、我為下民而恐獲

罪于天、不僭句于歲事中、見述職時定有慶讓等、秋為

養民事起見、不致僭濫、不敢怠、正是有嚴命于下國、不

是命之以天下、是應上節首句、下國即指多辟之後、都

蓋以歲事式序諸侯、不致僭濫、于是天命多辟、以大建

我安養百姓之福、五節授收、商邑对下國言、下國受命

匪懈、則帝欲愈加嚴楚、遠人奉命、諸侯畏法、正是四方

取正于我、声指布告風諭言、炅指向明、物言、赫濯炤合

首節旌武意、壽考指享國之久、寧字指四方鞏固以貽

子孫、就是保宋節范九、、剗直、斷是斷于産地、遷是迁于

工所、以以方純墨取正、斷以斧斤就裁、度以刀鋸合用、挺

則在上綿延、閑則在下宏大、庙後是寢、不説庙而曰寢、

以百世不迁、棲神最久、貫其安行以、孔安處、見湯孫之緒

永永不磨、

詩經讀跡　敦脩之人未及句續閑題下四字句也　又

精研文學後細思傳會也

族後學楊斌謹

敬修講堂條例

一

聖賢指趣。貴乎互暢。四書擬講方半。或恐疑義未詳。凡諸堂尊宿高明。幸垂指示。即屬聽講。亦可互參。

一當年擬選尾判、間有矯越、茲以尊經輔註。不畔制科。本文所有。向來糊糢。偶爾指出。一聽斑駁。不尚穿鑿。

一學庸二書。音義深奧。學者聞多逡巡。以至怠而弗竟。茲當先此二種。而論孟普遍及五經。由淺及深。易于會通。諸同學須于日昨。將此日所講。先加揣測。使此中略有把握。然後就質。是否爽然。

一吾堂以存誠為主。日與古人對面。而尚抱凡心。非所尚也。先戒自欺。不自欺。便不欺人。孟夫子云、誠能動物。天人交應者是也。他日服官臨民。自有得力處所。

一學者天机圓不可使拙。而名教之樂。寔在儀型。所為先民是程者。如父坐子立。徐行後長。如此則心安意順。不如此畢竟夢亦不穩。堂中大要。已具十必十勿之中。此日共事。還宜交勉。啟處務繩尺。視聽務儼正。容貌務端莊。言笑務舒婉。久之不期然而然。而道望自尊。

一共學之說本自
尼父。已稱合志。豈宜市心。吾輩同堂。宜視為一體。學問相
資。功名相勸。以稍補高深萬一。縱有意見未融。宜看
尼山面上。
一講貫云者。原取會通。若只本文死扯。未免生吞活剝。
遂至自生矛盾。先儒亦或不免。凡講一句。引悟別句。
講此節。推解彼節。俗語云、觸類旁通。入門妙訣。物情
雖變幻百端。而道理則一。
二賢頻喟曾唯。不過如此。只安勉做分耳。
一按題應制。急在扼要。自然入彀。要者。題之族也。如解

族去声

井然。應節而入。如振衣然。挈領而是。雖負才殊等。風雲蓬生。而湊理不屬。等于浮艷。索然無味。以理為主。而辭以快出之。必使衡文怒者喜。坐者起。醉者醒。淺者因之而深。俗者因之而雅。是所謂造化在手。筆墨通神者哉。

〇〇〇敬修堂四書講錄自序

吾讀吾

尼山先師孔夫子二語。可與立。未可與權。以知越清任和一格。而聖獨以時。权之謂也。杏壇之上。論道曰時中。曰不思勉。論學曰時習。曰取裁。而自諸其所得。曰從心所欲。曰無可不可。自是奉家教者。曰時措之宜。託私淑者。曰不為已甚。而亟口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揔循乎权之一字。以為真傳。顧後學從不敢以权作時字譯者。則表章

聖訓。防維萬世之指切也。此权之一字。不知何時。目以為反經。于是权遂與經二。降至揣摩家。全竊此字以欺當世。

而此字乃爾似是而非之惑宗有程朱諸先儒隨有苦心設程以明之寧與其學遵道而底于立進此則惟學而不厭者自得之不必然一枝字以議獨等則猶之孟夫子不成章不達之明語也蓋立教與論古不同立教者急庸以入門之階論古者貴核以原之心解先儒集註務稀後進惟恐誤于躐企謂當口誦習而身踐履之希賢希聖以漸至希天惟是不意後世徒誦此冺物而攻為文章也雖然歷代以来得因集註自鄉塾以馴至上癢咸能窺見大義勉于要道忠孝節廉諸煌煌不朽垂金石共見也下此四民之中稍習親蒙師稱述亦頗循依分誼不遽隕越伊誰

之功欲余舍此其安歸矣若夫原道者級濟与策義有踊別。為曾閔之言。當求曾閔之所然。為游夏之言。當求游夏之所然。而況深而求諸于北面之一人。既不宜以权之義。俯為极立者作解。又安得以立之義。矯為权者作解。夫子告哀公博學而後。猶復審問慎思明辨篤累遞進。始發于明善。則夫粗郎之望影似而以為遽得者。猶未也。是編加弗措之功。如降尊

一聖諸賢于此。三十餘年。與之卧起。同時隨勢。稱情度務。前以為如是。久而又如是。久而又不止于如是。身經治乱興衰之故。兼之講席啟予。名山就正。真覺此四種書。字字

咸有精用。其能煥諸文章。迄于成功。則先儒之守先以待。意正在是。至于識有或缺。義有未圓。實坐不敏。凡我同學屬在聖人之徒。幸賜補刪。俾得無罪於素王。則先儒咸嘉與之矣。

聽講十二曰

曰息煩。即此耳目。以狎笑謔。則聰明益發。以向古義。敝倦欲休。久之卧耳。退。未。知。靜。味。也。旦。覺。而。百。念。俱。在。氣。清。則識。長。人。有。之。矣。未對古本時。先使內揖移時。蒙氣謝退。隨屬旦覺。鑑魘于此。好醜自責。吾無惑價。何。以。息。煩。在。乎。空。中。

不長句有誤

曰了指聖賢大端可一舉而盡處處歸宗其先後或殊彼此不愜必有其故從此勘入條分縷析中有按拏不長兩是且能見非生疾勇于誅叛何以了指在乎明端曰辭淺長學之意以悅鄉黨奉是明理解不歷矣老師之家必有恒是所為固然者也譬以一指障目則動廢萬里吾去此一指而無窮生以肌膚之意攻弦昔義矯入絲髮若彼半活泣莫手軟何以辭淺在乎深誅曰互暢本義入妙不能形容常以曲譬得之問生乎何處得一語真曰經一事雖簡膚甚已塵胞中且化也忽乎此曰捷來助我一解至于經史証據既妙涵濡卻從不甚合

處尋合。可以論世。可以入情。若徒反始。猶淺之矣。何以互暢。任和悟通。

曰。求真。從集注索白文。是向米元章學魯公書。多一轉矣。何不竟臨顏本。取子曰孟子曰以下。通讀幾過。挨節幾過。挨句幾過。挨字又幾過。虛字之乎等復幾過。或不即得。須之。復幾過。其幽秘日出。精神益生。客座。作對。使語。心。胆。豈。有。真。指。哉。何。以。求。真。在。和。百。讀。

諸同學

曰。審。挨。章有主宰。有關鍵。有血脈。有筋節。題不一形。有如名山洞天。妙于隨步領取。振衣千仞。即小積勝。俱能入情。不。惟。輕。重。棄。割。害。不。守。走。百。萬。徒。自。困。立。敗。也。甚至悞賊

為主全題与敵矣何以審族在乎衡重曰公聽醫若未審陰陽表裏乃自堅獨得以為傲古傲古則已矣病不治也更孟以不可救穿鑿之解是也審原委灼情勢洞其全確持是說其實恒平習腐者以為奇過人矣紐彼不然以為我然情義不屬究不顧也何以公聽在乎準是

曰平運左傳未登亦是失運漢書之盛先于史記亦有數存此四種書豈不炳列星萬世不刊顧作者各以其所尚為顯晦人心好險此書便堅人心好膚此書便腐余眼數十年亦似孔孟口中其說屢變務之者變也果求至是此

理不易。不倍諸家。豈自顯晦。何以平。運在手。獲真。
曰釋。分。意在尊古。視楮上所見。便為今世所無。述渺疑似。
無異說空。要。知。名。為。聖。賢。之。情。五。官。與。吾。輩。等。孫落楮上。
按以今日事故。便得欵曲。不敢隔孰。何。以。釋。分。在手。寶。証。
曰矯。便。人情賞易。遇稍艱深。便如護痛。一張即釋。起倒不
卒。存一兵心。必破此城。雖百萬不奪。經。此。大。戰。諸。小。關。亦。
值一。知是宜類取性命天人諸條。先與融徹。人能讀周五
籍。百困立解。即非殊才。亦數行下。何以矯。便在手。如難。
曰徵。体。文章自秦漢而下。以數字數十字成篇。顯于世者。
蓋。寡。欲。為。波。瀾。便。甚。費。筆。墨。這。大。家。而。裏。極。矣。請現一聖

諸賢信筆草ゝ百体具備騈不失旅側不形蹲凡自五六
歲時學識燦熟見爲故常若作不經見讀者不奇幻無端
後世臨摹孟氏筆法尚自藍青況此三書令人意盡何以
徵体在乎臨文

曰求濟此大宗師与其及門各造爾ゝ書非知後世取以
應制應制者偶然耳云故將來使觸事有其準則不至廢
壞乃弋獲而輙棄之以臨民以輔世正須囊底有錢或以
一語得力使可千古寄語登岸勿遺此筏何以求濟在乎
致用

敬修堂學庸講録叙 乙未

余嘗不存解其於緒論情教勢氣諸殘唾或有也於四種書雖及門間稍々窃志之而中有未敢未敢者二曰孔聖人道大妙近今且將二千年其間豈無絶慧勝智能攻謎解環者不失一乃未嘗盡抉其蘊尚留以處所欲後人揣告然則理精未敢是以為得其義矣閱日而變閱歲而又變近登座々已又變乃知不歴深故諸窮悟尚是盲人夢五色而可擧也不到此十年讀素位一章猶然譫語偶闇巷嘖或身早晩近状忽有所悟亦似造物破壁以示不能提得然則識進未敢已余存誠二字吾黨方奉以望見孔孟

而以未即是矣即已者誣今與古則蓋有所不敢十幾年
來零作署判見之文求聞有發明而破裂爲多十未二三
今賣街下術不驗之與越時復據大敗人意余亦不免乙
未春三、偶過吳下。教及門留南曾子子思子二書、且曰恨
不從雲居之席、余曰諸子欲從故雲居素歸是余數年前
已是亦數年前可已中所未敢則顧以未敢是、未敢已者
與諸子共加其何以助我煖席十日、而子思子竟、其與故
雲居間異余即不記亦式教條例今日坐尼父壇上從我
耳壇下以爲作秘也乃知聖賢和簡上幾千百字儘耕耘
加深定多數粘即他援引珍貝羅列從不能下腳無爲矣

[illegible]

諸子更須我曾子解合以存、余曰曾見朱夫子來、其義亦詳、未知孰是、何以、毋欺之至也。乃欲多為不誠乎。則同社列子逸民吾我、存未是所以徹是、存亦已所以徹已、順續續更為之、口者或異口。則耳者或異耳。如處半空。其為什降之地。者不知空中知之也。因復繹故雲居一經十傳之解。而稍示同異。合按汪子古唐沈子仲方等、廣之以析教我、譬諸未驗之與。以人事試吾術。亦一解也。而有諸難。弄提則洪于禪梯。率真亦粗于塾校。欲為可思。則解中益解。亦為可觀。則解外益解。皆不足以信此書。古。註。韋。即。文。章。與本。義。俱。行。漢以下便不易得。且朱夫子已為之矣。

講堂大指說

重碞　吳

問敬修堂所學何事、釣史曰、學聖賢者不一指。此堂所主無過。存誠。而以動物者。爲驗。存誠云何、成己成物時措之宜。直下可認者是也。周秦以前、宋元而後、學分內外。々者疾放而不可久。內者腐中而不可以信。体与用岐。無体者乱。無用者。不可以治。而益以養乱。于是体与用互爲黨。々之事。與与運俱盡。其初爲理。其後爲氣。任氣必敗之事可徵也。宋人主靜主敬之說、非有殊指、顧學之而誤者。或流于寂。或若于拘。陽明先生于聖經致知句、删下三字、則理不。全。又二字中、益一良字。則爲。枝。解。去物何處得知。曰良

知容有不良者矣陽明先生諸經濟純任一誠晚以三字
立教原非偏內之解而其門或未大暢厥旨遂不免于誤
中庸下策專訓此誠然無不本于天而及乎物要知天既
生人貴以有餘補不足若止自全論語見善不及一簡亦
儘可上座稱了義壓倒人也有身便與物對何時為無物
時乃曰姑置此吾只求安頓源頭然則此目前遇物之時
作何應付誠之合己物而措以時當可直指千萬皆見不
是從黑闇落裡出相人物教人戴臉子過活也時誠之動
物者有殊迥夫婦未嘗學問執其不化亦往往涕泣感人赴
虞人所期抱橋梁而死諸不可謂不誠而論者以為愚誠

而以為拱誠則何也金出土未必為金合之以火而金成為種之在穀已是生理經培灌而後可食存誠者有其事中庸擇執五者是也知之事四行之事一可以得其內外之一致矣吾夫子微服而過時臣而往後世學者所不敢行以為近于不誠而聖人行之適合于禮義而無所于疵是故存誠之學能善所不誠者以為誠聖人深之而名為权即有質金石而動雲霓舉不足稱無過則學之不可以已也誠之動物如磁得鉄力大者取大力小者取小非磁則竟無所見矣稍能為磁皆得自見其能是故敬修堂之學教人以其誠動一物亦動物物積之既久至于無斯夫

人好欺亦或有不忍欺人之時人群好欺亦或有不忍欺人之人在吾發其不忍是所為動之也人不迷瞽以瞽者無迷人之心人不侮弱以弱者無侮人之心此至誠動物之明驗哉

敬修講堂約

堂有十必十勿之約。十必者。期于是也。不如是。不可以已也。堂之人胥期于是也。堂之人胥期于是十毋也。必敦倫。一。根本已撥。遑恤其他。雖有高世之譽為無耳。從忠孝起念。每事依此作榜子。肆舟中流。傾吾檣柁在。必不逐浪市紛。節。而從容。一語。脈之義。奉君父者。衆莫能違也。誠存則臣子之所務有進。若但以此二字作羔雉。名至而實不至。則与攸斁人倫者尺寸矣。唐宋而大宋。其。于。政。事。豈。不。甚。有。可。現。者。哉。必明理。一。理之在書冊者百一耳。得其一以號人教何。農問奴。織問婢。目前最近。往往有淪悖所未及。是

有法。每。當。物。至。不。輕。擬。過。當。內。作。迴。翔。物。使。是。耳。我。自。為。

深。觸類而長。積日以新。故。有。同。論。一。事。而。精。粗。殊。同。現。一。

物。而。淺。深。又。殊。讀迴文詩。理傳者多所得。是以貴乎明眼。

必。讓。德。三。近好大韋以為風矣。古無縱步自謂能文。須頒

諸先生間者。無論鄉閭尊孟。宜得侍坐。即傲然莫京。然則

無所益也。以。無。所。益。上。人。其。弊。過。于。無。所。益。一。等。水不能

加高。以無可愛。不擇細古言之矣。夫。我。特。物。與。人。度。不。能。

善。愛。吾。物。率。惜。不。與。況。乎。彼。自。謂。有。物。哉。況。成。人。四。人雖

至貧。凡所知舉美好事。亦或勉小劃以助之。情不能已也。

彼務雖大。物有敢之。將。扶。一。言。[illegible][illegible]。救。天。譬之養花。其種

之佳趣每不多囏已幸見端忽今蓋敗即遇暴戾亦惡護
之嗟乎前失步者幾幾就壇道而恐失之旁贅一是彼殆
有輒卵之樂也一以執要五事即至渺必有端委欲遂一事
亦貴月日況乎相因而起委復生端于是終身遂末而無
所要于成果能設大題目以課吾日即不課日也課吾年
念念務此其疾成幸也即不幸相関而起端委互遷就則
終身猶務大也百年中能完得幾大事數月後欲迴挙一
端不瀞也數年後欲迴挙一端不得也況復痺精神于纖
屑哉不止也痺精神于乖件哉若夫極細而所關者遠自
以務莫切矣而寔不足成務則又有緩急之分為貴乎其

審之矣必濟物六君子所至有澤無論得時被萬物其次
患人以財否亦患人以言生造物動變之時緩急所[illegible]有
豈能必不賴人人衣食天地而生貴不給人一飽煖鬼神
瞷之矣積者必散止分愉怫〻世不如其愉世必惜時亡
老大傷悲此粗心耳昭烈拊髀所見自殊碩識高明定不
欲一世而止凡數百年傳不衰者必其初不為于歲月積
累而得此而荒淹嬉寒徒託將來以自遣何益夫耳目司
知手口司令俱令曠官此官勤久亦廢惰久亦廢不因無
所為將堅好以須至既廢而嘆莫追則一世之人矣且為
一世中無用之人豈不嗟哉必〻思〻天下有餘者情也

不足者勢也以有餘共此不足然宜互畜而後獲全如處
數大物于一物之中必各劇稜能和使一之必逐二之必
逐諸重傷矣此必逐者不思也思重傷在彼而我偶能安
和思彼之必逐而我在重傷之外則又奈何必養身九音
儒所務將以文飾治聞文為身何物吾神之引而曲折者
是也無治神之法有治精與氣之法精氣固完神乃益續
續遠不斷如回〻算磨入無間而愈靜下然算不及者或
半道而止或不及半或過半而止則文中高下之數也惜
其肌節脈液枯亂為憂不衛其于繹理吾知之矣况治生
十古人裹糧遊京師投贄名碩始為世所知否者尸臃老

也。窮愁著書。以感綺紈之不自立也。營心朝夕。辛苦萃渦。古伊呂戴人哉。即五經之儒。半朝廷之人。為之必試飢餓。乃云固窮。如孔門回憲。彼求賜。真門外矣。勿者不出是也。出是不可也。堂之人胥不出是也。堂之人出是一不可也。勿黨同一。既入此堂。必有不入此堂者。堂宇從尚從主。立地誠高。稱孟之以自護其理。則為黨矣。存誠之學。主于悟也。以不立尓我為第一義。立尓我。則又不誠之第一戒。今日數百里內事。漸且數千里。數百年以之。使後世迺論。以為敝修流弊。如此則正先輩所為吾黨之過也。比年文社紛作。彼此攻難。有如大敵。比以求心。心無異同。便能

無敵夫子知我其天四字足撤千記大千戈矣此閑學術
亦憂在世道吾同學其慎之一切驕亢二款器之說則褻聞
之矣此為滿者戒也夫不滿而妄自滿哉之不虛行好
上矣好上則必好譽好譽則必惡不譽則（不知者）益忌不譽人競
毀人矣相因之勢也吾人病此易去此病益難是有法一
則引古人相擬吾人于古人何等則引古文相擬吾文
于古文何等則引古事相擬吾事于古事何等放一平
心無不廢然（知）向聾瞽而適然得計以為吾聰明大過之
孰將為傲聾瞽之聰明乎哉一切誣妄三大僞徹天奈何乎
不僞人不許僞而好行僞又奈何乎不僞頓口舌吾口舌

最珍惜而聽妄用之是猶藏玉而変珷玞人即不指吾不耳也且亦不思自誣以為尊以誣人為珷玞敬受誣者以為吾榮及至珷玞之寶大著而所為尊与敬与榮妄在而況誣妄之所貽為害于家國天下有不勝數也勿馳騖四果閑户而營一物々出異人果閑户而營一事々出異人社刹之行名在選手而在上衛文不能為人名于是借名者爭走在下夫氣動則不能静來捷足游手于禅座非卧則病走故一出門即工為閑人矣勿訟讒丑讒者訟之漸也意在舌端其所揣摹不在喉以下取巧在指頭當至借彼所甚諱者以為端如瞎馬康莊勢不能營也或互報而相因以

刻其為不報可畏者在是矣每下一語所使人終身不忘一語而千萬人為不惱者等之言人非公出謂之識私出謂之嘲成人与敗人其意殊也一切和与六非我事而我樂聞之必聞之然何意寵此意耶終身務力矣余曾有句罣失勢為石不復上天傷失足之義也局情樸誚最近末流此不才者之為而聞捷詞聽取淫酒食即才者當為之古藏亡還死矯法廢程太史公以填俠烈不足立教後世勢一沉溺振拔為難其不至于潦倒作了局不可得矣勿奢汰也棄地棄人之日物生益寡價倍過半至一年之用而絀三年而金貴于粟越常願數倍是一年之用其為絀不

知其識矣今者皂隸優伶以往炫燿過公卿此立遷之道
也一物之用必有其宜用枉其材謂之悖理嘗至傷心而
況靡濫成風勇于窮天地所有豈不危哉一切狹小奴山行
得石稍瑩輒携之歸以其近玉也吾輩憐才亦性然矣凡
天分有餘之人其所務必加其務和雅吾道加其務于吾
道亦加無論外之以萬一樹吾敵非所自便乃令此道之
中有遺人亦至私矣窮方僻遠亦負殊慧天則至公且又
離俗而信獨其奉教之篤遇于名都教信將以宏暢瓚事
奈何不以誘汲之一切浮泛九人無果然之氣美好在前必
不可得矣常畏之人不動非數是与為不善無藉与為善

亦無藉也与為善或稍異于不善為不善亦竟稍異于
善矣是故群然之中而有斷然斷不然者此其人可与言
道夫居乎文弱自安無所取戾于人人亦不能執一以非
之及有纖急牽安忍無恥是世界盡隱而中不動無遺物
雲覺救旱風日嗟生之意豈有所頼哉勿怠廢切有所慕而
為之慕之意倦則竟媿矣有所矯而為之矯之力淡則与
波矣乃自為身心計何與人事吾中嘗宜從打一箕前耶
欲何如傾今不然今然矣何忍後之不然盡廢其前哉流
浪于俗不知保策漸即荒廢離俗而求自然孤往亦勢然
也人有終身營一事而無成者即安得不負尔所生哉

庚戌春二月敬修堂講錄

惟庚戌敬修堂復理講業敬告同人此敬修大指饒舌東南有日矣同人習聞之無不以為是却未見有實體行以斯道自任者此是不能說箇不是非能真以為是也學者道德壽在此處若果信得所講貫經書真有是處句句于我用得着濟得急討得好依了修身便是獨善依了經世便是兼善在朝不至以富貴而字將就過了一生在野不至以衣食而字苟且過了一生濟人利物立身成名字聖賢不是揀人做的五官百骸是人一樣却便是人有分嘗見一介小夫未嘗讀書識字倘能自愛不肯欺心妄作

他何嘗妄想聖賢不過要求寧寐安穩凡人性善的本等原自如此及至朝夕寒暑□□

孔孟的人到將書本上嘉言善行只筭做古人的好處情推諉過去都不曉得古人爲此遺筆是要後世的人齊得好樣做件好事成箇好人不然他已過世猶藉這許多涎唾何用少息、諸同人聽、次第數之、五經且閣着、這四種書、那箇不熟讀來、即如放利多怨的話是爲後世私心封殖而發惕怵惻隱是爲後世仕情悋刻而發小有才未聞道是爲後世舞文使智而發患得患失是爲後世梯榮保位而發群居冬日是爲後世朋從佚

游而發。色厲內荏。是為後世假公濟私而發。敬事後食。是為後世曠職素餐而發。與奢寧儉。是為後世窮欲適志而發。致身授命。是為後世顧恤身家而發。餘力學文。是為後世驕縱子弟而發。與爾鄰里鄉黨。是為後世不修敦睦而發。獲罪無禱。是為後世走閻希寵而發。禦人口給。是為後世諛諂面諛而發。為山一簣。是為後世半途廢業而發。法語巽語。是為後世勸誡不入而發。不慍不忘。是為後世變古更制而發。罟獲陷阱。是為後世行險僥倖而發。如此以往。不可悉數。那一件不預先防着着口指示。只因平日但作耳邊過的風。及至失足敗事。然後追悔。嗟乎晚矣。且如

今日立學設官。命題取士。尊經扶傳。陪祀鄉賢。無非奉此民間延師就塾。諸生會課分經。負笈擔簦。千里筆札。家傳口授。一室淵源。何嘗。舍此。却大家認做具文。沿習故事。不從此身实落体驗。豈不是奉行与肄習。公私兩廢。大學明德新民。為修身實際。若只虛々將未嘗不是。大縣好看話。理。淺。聖。賢。勢必。六。籍。等。如。廢楮。漂。吹。坑。焚。矣。豈。不。可。畏。少息屏慮內照。只向先聖先賢。刻求是處。請再研審存誠之義。所謂存誠者。是吾敬修堂明白持循一箇題目。就如前輩主敬主靜的說話。但主敬恐涉体貌。未免擺設。主靜恐涉墮廢。未免揀擇。只有存誠一字。不落。空。虛。不。煩。擬。議。

不消地做不勞等待隨人做得些處做得隨時做得小做小驗大做大驗只據四書夫子說箇誠意又說箇誠身說箇誠者又說箇誠之者却曾子只說箇自慊子思子就說箇成己成物如神達天孟子單說箇反身動物總是一義只分安勉至次學者開手入門先須識得誠字此誠不是拙誠也不是愚誠何謂拙誠經瀆見諒是也何謂愚誠從井求仁是也所以夫子論學与論政誠意之先須用致知誠身之實原于擇善總是明了方誠處處不錯自明誠一語子思子却說得了當但學者往々自欺鏡伶先蒙安能燭物曾子所云毋自欺如好如惡念々無忘功先慎獨即

孟子所去反身者是直到自慊田地即孟子所云樂莫大者是卻意之初動安能便分好惡須得平日做那格物工夫格物絕無奇幻中庸告哀公明善實事學問思辨百也干之者便是從獨知處說誠的是意從萬行處說誠的是身子思子統于自成處候他無息教人致曲漸到時宜是從夫子知人之道三字下註腳隨于成物處即孟子所云動物功配覆載純亦不已底于变化是從夫子知天之道三學下註腳至于前知之解原非術數誠則明矣然此別無知幾是從夫子知鬼神德盛章夫微之顯下註腳若夫詩言無邪易言无妄禮言儼若書言精一志是一誠豈有二諦會

得大原。萬卷可不存一字也。少忠

朱子註解中庸脩道說簡氣稟所拘、人欲所蔽、不可不教、

夫賦質庸下。遠遜上中。天為之矣。知人欲面上。不止一端。學

如鄭衛成風。漸靡不化。則習俗之累。居一。氏族相高。奢淫

積甚。則紈綺之累。居一。扶同澶詭。妄託声氣。則朋比之累。

居一。俯仰不給。俛就非僻。則飢寒之累。居一。窮鄉僻壤。師

智自專。則固陋之累。居一。養優處使。氣勢凌鑠。則声望之

累。居一。假仁似義。操切物論。則武斷之累。居一。小過薄懲

因循不改。則怙非之累。居一。物窮勢過。救急飾非。則誑謫

之累。居一。扶舁助予。轉輾胥溺。則牽染之累。居一。矜才負

氣。漸就刻深。則。攝。募。之。果。居。一。銜命走諸。鋪張声影。則。假。借。之。果。居。一。徇俗就下。自甘菲薄。則。暴。棄。之。果。居。一。此等緣由。不可悉數。少息、今與同人相勉。只。有。立。志。爲。斬。關。要。着。可破諸果。夫子所云志于學。志于道。志于仁。皆。是。下。手。訣。入。一念便可千古。志真纔肯相信。志堅自能獨好。信而好古。却又本此。請同人當下。就向實尼至聖先師面前。設大誓願。從此決不退悔。比、如皈依外教、常至忘生、移向聖賢一中授受之處。詩云、自求多福。現生領受。保世滋大。子孫以之。可等便宜。須知聖人之徒。

自不喫虧懂着

敬與同人共叅大學聖經一章。另有講録、隨發十難、以開格物之端、後期垂示、

一春秋春王正月、果屬夏正。還屬周正。併辯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爲夏爲秋、

一孔子尊王、孟子王齊、仲尼之徒。自作翻案。能暢言其故否。

一周以前皆尚右、風云左遷、雅云亦右是也、廟禮自當先穆後昭、中庸序昭穆、是左先于右、當作何解。

一孟子以不見諸侯爲義、夫子却輕見南子、夫子不見陽

貨、却欲赴貨黨公山之召、其義安在。

一 子思以孫而字其祖、中庸而称仲尼、陳亢以弟而字其師于同門之前曰仲尼、豈賢于子亢在門外、子思猶復不免、當有深辨。

一 論語説禘、在魯國及于天下、中庸説禘、于武周却説治國、皆以掌為形語。定有其故。

一 夫子極嘉歎管仲、以為功在天下、受賜至今、孟子卑之、至不足比數、豈有説乎。

一 孟子以曾晳為狂者、夫子帰歟之歎、謂不知所裁、即曾晳與、及同三子言志、乃獨与之、是點有大過及門者矣、

果否。

一井田之制、度周時間田尚多、可以按夫增減、及考大禹別九州、定墾土田九百一十萬八千餘頃、迄明洪武中、丈量止得土田八百五十萬八千餘頃、是較夏時促額六十萬頃、而已無餘地、當時井制、何以可行。又按五穀之樹、地宜已自不同、墻下之桑、九州可蚕之處頗少、二畝半遂為定例、卻是如何。又裘與褐、已見四書、乃不入制、而五十必衣以帛、又屬難解。

一文字之災、周末為甚、穿鑿附會、離聖侮智、群為不經、何至秦之焚坑、乃云被劫燹。之。与。秕。之。同。罹。相傳上古民

風模略、後世學者漸爲鉤深、及考三代以上之書、典謨而下、誓誥臣民、必用精言、加以傳註而後解、而執近大家以降、蕪陋日甚、豈聰明必不古若與。抑古有殊授。後世萬不可及也。

敬修堂閏二月初集講錄

前講、勉同學立志、志既堅切、請寓中庸成己成物二義。什麼叫做成己。己是吾身五官所幹的書、皆是。若錯認先己二字、把己字撇着、不。知。伏。何。處。孔。仁。那。天。下。夫子明說個非禮不可視聽言動。不。是。視。聽。言。動、使。算。非。禮。要見合禮的視聽言動。終。叫。做。己。孟子所云聖人踐形。亦即此解。那成己寔除。不外知行。知是博學四句。行是篤行一句。只因學者、錯認博學。但是讀書。為此不應制的人。不肯攬在身上。不知四書出題應制。近代的事。自古學字。訣得廣多聞多見。全靠耳目採取。若不消博得。先尋那約處。難通一。

肚。皮。流。陋。可。當。得。約。麼。明是不淨得幾多珠子。便思想擺
出夜先走盤。萬無此理。走過幾个馬頭。比那閑門吃飯的。
自然另一見識。沙聚而斷金是也。閑是就正的說話。耳目
箇累雖多。却彼此各據一是。萌芽捉沒个准成。心須尋那
老成練達的人。細、考訂。也。不。必。果。遇。老。成。練。達。使。是。鼻。
常。走。路。的。經。過。自。然。不。差。所以大謬。好問。遍處也不放過。
却是學問二字。還是彼處的眼頭大。凡。未。經。到。手。雖。然。打。
聽。請。解。極。其。明。白。到。徹。親。句。体。認。尚。陋。數。屢。周。心。思。熏。而。
有。不。合。者。是。也。慎字妙絕。枕頭上揣摩。名為獨識。此處一
猶。便致千里。故須警省。既已能思。似不煩辨得。知辨字要

看得細是論到次不是從然論理欲品之希賢希聖希天
善之分卿分國分天下其界在何處明是悟徹聖經知至
二字恰在此處討得此四句俗語說是曉得下句篤字是
斷不得一分成色減不得一分氣加不帶轉挾後處絲閃
何時休歇只是認真打併過火足色俗語說是做得這曉
得與做得等去治世便是成物九經修身以下皆是但在
上的人難宜講究難道沒有治世之責便該撒卻目今番
士急思廷獻要將不曾曉得不曾做得的句當誆騙冒貴
過日子使天下指嗤个不了卻不思量未過的日時節也當
偶然分發濟急受至得時祿索在手易於見傚卻把初心

竟。付。流。水。豈。不。可。惜。一身寔落下肚。比寒儒增得有數。著
苦為那四大。忘却群生繫命之意。真是寶山空手。不求你
家裡掙了錢。當官分散。只消一喜怒。一措置。摠為百姓起
見。除害興利。也就一時敢呼。百世瞻仰。只因平日識處。求
曾留意。看不透。幹不來。所以流落至此。如今不出世的人。
却又往往錯認。損修齋素。摠是隨緣施食放生。無非管見。
却突突成物的事件。倒不省得。辟如與人共事。一語。擠開
有。許。多。後。患。與人同里。一。身。砥。礪。長。許。多。高。風。高明的著。
書。立。言。啟。迪。萬。世。教學的教。子。訓。孫。勸。誘。來。茲。參軍的樣
濟。借。人。拯。溺。鄉塾的主裁。隨。事。解。紛。孔子司寇三月而外。

孟子齊梁二君以前，早已是大聖大覺。何嘗定要百趣曰：

成己所以成物也。外中庸首章解義及答難、發難另摺。

敬修堂庚戌閏之第一次答難十

答春王正月之難、周和、任列國得自爲元、是。教。僭。也。晦朔有制。自宜繫列國之史于周元。挩春秋之名。魯闢國有也。則知周官于禮之最大者。未免有缺。夫。子。公。魯。史。于。天。子。若曰魯不得有史。既沿其名爲春秋。安得有垂月令。挾元禮之書。不自周始。知。以。子。月。爲。歲。首。四。時。故。不。變。也。夏時之行。亦論歲首。[illegible]是宜取之義。不失尊王。夫子以爲罪我在此。況子墨齋以來氏周正之故、二說並存、然事無兩可。

余爲章子墨文作正月辯叙。言之詳矣。

答尊王之難、王便是天子。春秋王在。故得尊之。戰國時。王

已七矣。譬如周當牧野後天下別有王尚漢尊乃武庚節微箕不能而欲責孟氏以孔子尊周之解讓亦周矣況孟子念々以王道易世主以為必仁義乃是王明是不興七雄以王也數過之論對了諸王若思王者此等筆削直進尼山許嘗仲姑與其載書畢嘗仲毒訛其霸主孟子曰以霸而漸致撫稱王無上皆由仲等祈致仍是不與七雄以王也與曲贊扶王非二解孔孟皆尊王一論義二論數也

答問右之難、右者用左者体也古以用為尚而体自在何謂用人生手足右者獨便藤蘿等物率皆右旋人南行則必偏西々行則必偏北黎園中繞場右旋則習古射礼以

中左為上。殺全右也。覺翁西尊。東海陷下。豈非周使然歟。何謂俗。天与日月。其首在東。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色青為始。五味酸為始。五德仁居四德之首。詩書所載。皆曰左右。無右。右左云〻者。廟制雖是向東。阼階以位孝子無疑矣。而昭穆則仍以倅行。武鴟朱註而以武王為穆考。非是。

答不見諸侯之難。觀陽虎勸仕數語。傲甚。天子以道自重。與孟子非招不往一義。知公山之執桓子。從虎後也。何以欲往其召。曰。託以殺季氏。亂賊之心也。執桓當是借公命以行。召者季公致辭。玩一者字。必非竟指公山。書叛無公也。書召。借公也。書欲。託詞以見意也。書東周。叛者罪致

殺者尤衆皆非周衛許也若見南子夫子早知人倫乖亂必至禍國夫卒從夫婦始因其向道欲稍正之而卒不可得稱天以譬喻子非自白也此是聖人權教非賢者所及答仲尼之難、仲尼二字、繫于君子中庸篇首、後又繫祖述憲章篇首、前是以中庸之作于天下後是附尼山于帝王之後從不敢私其祖而家裡人不然家乘矣陳亢仲尼豈賢之語、或在未束修之前以子貢猶天之解而後北面也世後子同學而字師之理墨磨常云死哀之辭、不宜見褻山未頒之日、以為于張一題、皆夫子沒後事、覩同堂稍有異同而知之但字師之說又不足沒後輕口

答兩補之難、此即春秋書法有作降與奪之義存傷武之達孝而繫以國不予其爲天下也威魯之借大祭而推之天下而予其在國也而以掌於微詞之外又加形語一格

答吾與點之難、此是進三子也三子皆不讓夫子哂謂在前不吾知三字明是謀進急見其才能有老人之意與用行舍藏唯爾有是判然不同豈是造化因應自然之理哂子路併以處二子蓋春數語以應所知絕悖、却夫子爲錄進者下針砭時至事起因物付物廟廊而有江湖之致絛是大經濟與曾皙偕以化三子詳在四書講錄中、

答井田之難、古河以南外、荊吳不版、猶多曠土、後世從類、

多用畝法不同。蓋鐵論曰、古以百步、漢以二百四十步、明如漢制、周夫百畝、當明四十一畝、況黃河水不由地中、則嗇嗌不少。溯海湖沙、灘蕩居多。即以明嘉靖去弘治幾何、央頃額四百二十餘萬。霍韜云、非溢見于撥給、即荒穢于蹤跡。非訛誤于冊文。即欺隱于狡猾。然則猶未悉其故矣。至于宜桑之處頗少。即布之棉與苧。尚不能概樹。安得大半皆衣帛。其義未詳。

莽汎字之難、古觀天察地、初無傳授、分度測野。倡一畫分五行。設甲子。辨危微。豈是後人所辦。當時至人、經由山川靈氣所鍾。賦既絕異。而所學又有殊授。如卜商所述、豈是

恍惚所云黃帝學乎太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數公俱不甚顯于後世。可知當時如數公者甚夥。孔孟之言。當是爲世衰道微。急于啟晤。賒使易讀。後人何所知而負奇字須人問。陋矣。

為吳子卜功兆堂葉太母孝行開講書論二章

敬修堂長恭誦

宣聖荅孟武伯之問孝有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孝係人子事何預父母陷先之父母無不寘其事于人子此所荅似非所問豈知勢稱正在此曰以感人子也以警人子也以策勵人子也感云何生我者然為所生者明不然警云何生我者尚然為所生者致不然策勵云何生我者獨此然為所生盡事獨此而不然感以情警以義策勵以力葉母已解得此章書遂創作謂足以解憂而抑有進焉在孔門師但以教弟在吳門母又以教子不止

於自為孝也。于是卜功不敢忘其母之教。乞言以大之。而余因悟孝哉閔子一章之解。夫閔子未必不欲諱其孝。乃以無間言稱之。是又不止于師之以弟為孝也。實。欲。借。閔。子。之。父。母。昆。弟。以。誠。天。下。之。為。子。者。也。故曰此。全。帙。諸。公。之。亟。口。不。置。者。以。廣。母。孝。也。